

安吳四種卷第三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從第世榮  
族子慎言合註

中衢一勺卷第三

下卷

庚辰雜著三

漕爲天下之急務者以其爲官吏利藪也。貪吏之誅求良民，奸民之挾制貪吏，始而交征，終必交惡，關係政體者甚鉅。說者皆謂漕弊已極，然清釐實無善策，或以爲州縣一年用度取給于漕，故不能不縱之浮收勒折，是無漕州縣其用度又將何出乎？或以爲幫丁需索兌費盈千累萬，竊革此項則勢必誤運，州縣虧空實由于此，是無漕及有漕

而不起運之州縣其虧空又從何來乎凡此皆貪黷州縣  
造作言語愚弄上司以遂其賤民肥橐之私而爲之上司  
者或受其愚而不加省察或利其賄而爲之飾詞以致浮  
勒日甚尙復覲顏抗論自命清官一唱百和延害心術誰  
復肯揣本齊末廣思集益使閭閻免漁奪之苦幫丁祛賠  
累之病州縣無竭蹶之虞乎查州縣收漕有例定耗米自  
加一四至每石五升不等以爲修理倉廩斗級辛食車脚  
津貼旗丁食米之用辦漕有餘卽留爲該州縣辦公之資  
是清漕本不爲州縣之累也合計各衛所其無屯田者不  
及十分之一多者至每船千畝少亦數百畝田隨船轉不

許典賣其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所領例價雖不敷用然逐年撙節屯田租入則津貼裕如已頭舵水手有工食家口有月糧又有輕齋月贈簞席等銀頭舵又許土宜免稅幫丁附帶客貨每船數百千石不等得受水腳豈宜復有賠累無如十羊九牧爲人擇官多方以耗剝之各衛有本幫千總領運足矣而一缺兩官間年輪運漕臣每歲委本幫官爲押重又別委候補一人爲押空每省有糧道督押足矣又別委同通爲總運沿途有地方文武催儻足矣又有漕委督委撫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數百員各上司明知此弊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借幫丁

之脂膏以酬屬員之奔競且爲保舉私人之地淮安盤糧漕臣親查米數而委之弁兵通州上倉倉臣親驗米色而聽之經紀兩處所費數皆不貲一總運所費萬兩一重運所費二三千兩一空運一催僱所費皆數百千兩又沿途開壩有漕夫頭每一船過一開需索百般是故幫丁專言運糧其費取給于官而有餘合計陋規賄賂雖力索州縣之兌費而尚不足善治漕者先清屯田責成衛所督課耕耘量其所入以一半給家計一半備公需停委重空責成本幫裁派總運責成糧道盡撤催僱委員責成沿途文武裁汰漕夫責成開官看守開板繳關每一幫船抵開聽其

通力合作提溜更速水次則嚴禁嫖賭及隨幫收帳者盤糧責成漕臣而使督臣稽察之通州責成倉臣督同坐糧廳革退經紀之爲積蠹者則幫丁之辦公從容無須州縣津貼而州縣無所藉口以誅求于小民奸民不能激衆以陵辱其長吏藏富于民以培氣脈以尊體統否則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力以積衆怒東南大患終必在此矣

庚辰雜著四

皇上惠愛黎庶以諫臣言

飭直隸守土之臣興水利幽冀水利始于宋臣何承矩以後爲此說者尤多其詳在潞水客談

國朝怡賢親王與閣臣朱軾經畫粗備直隸通志具載其事然皆未能上籌國計之盈絀下察民情之疾苦小民難與慮始以圻輔千餘里之地悉欲相度形勢以舉東南水利之法導山疏渠刊阡置陌盡用官力則勢有不能勸用民力則小民安於故習未見其利而興作煩苦胥吏因緣爲奸必且驚擾閭閻物議沸騰善舉中止六百年來志大心勞而敷功不奏者非一世也夫南糧三四百萬石連檣五千餘艘截黃達衛以行一線運河之間層層倒閘節節挽纜合計修隄防設官吏造船隻廩丁舵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于東南之市價雖不能知其確數所費歲皆以

千萬計矣。是必得明農而善心計者，專司其事，議置官屯，以爲民倡。夫歲漕米不及四百萬石，是東南膏田中歲二百萬畝之所產也。以民間業佃各半計之，有田四百萬畝，則租入可以當全漕。已開方法，里長三百六十步，方里爲田五百三十畝，是方百里，即可得田五百三十萬畝。圻輔之西水自紫荆關來者，千有餘里。其東則八溝灤陽之水，皆西流入長城，成大川。南則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南北邊之水，循漳溢而滙于淀津，是不患無水也。相度近河之處，土味甘平，有橫理，能保澤者，或馬厰，或旗租，或民地，妥置入屯。其有窪下水，古之區，因勢消疏，而加以圩岸，則死易。

集事召東南習農而無田者厚資之使開溝渠治畔岸先以方十里之地畫野而耕既效則徐擴之要以十年至方百里而止以三十萬畝爲農官公署倉厥官佃居止場圃尙餘產米之田五百萬畝與佃各半歲入當五百萬石較南漕之數已有餘可以爲旱潦不虞之備約計召官佃置農具安廬舍給牛種陸續爲之所費不過及一歲轉漕之數耳如是則舉事而不驚衆益上而不剝下百世之勲可集而東南之困可蘇也然後議減江浙賦重之區如江廣而止以其減之所剩量增官俸兵餉營驛馬乾使汙吏悍卒無所藉口以擾吾良民小民見官屯之利自必仿而行



之不令而行不課而勤矣。至虞集原議濱海斥鹵萑葦之場築隄捍海而引水灌之。此四體不勤之談也。斥鹵之地類皆碱板。唯葦草借淡水而生長于鹹水則堅韌中材。若虞說以菽穀卽使成田。二三年後碱氣上升。其田旋廢。唯粵東有鹹水稻種撒於海灘。不勞而收。恐其地燠煖與北方異宜。若試行之而有效。則其爲公私之利益。有非言語所能讚嘆形容者矣。

庚辰雜著五

鹽法以兩淮爲大。請言兩淮而以類推之。說者皆謂私鑄充斥阻壞官引。遂以緝私梟爲治鹽之要。此下策也。兩淮

鹽境西盡兩湖北至河南之歸陳光而東下盡徐州南自江寧沿江上盡江西之域幅員六省綱食百六十八萬引俱計口定額今戶口之增無算而每年常絀銷三五十萬引則私暢官滯之說似矣然私有十一種梟私特其一二而爲數至少近時正引節次加斤至三百六十四斤而淮南捆至五六百斤淮北且及倍此官商夾帶之私也官鹽船戶自帶私鹽沿途銷售者船私也灌安襄荊鄖者潞私也灌宜昌者川私也灌寶永者粵西私也灌吉建者粵東與閩私也灌歸陳者蘆私也灌饒州寧國者浙私也回空糧艘夾帶以灌江廣腹內者漕私也又有各口岸商巡捕

獲私鹽入店名曰功鹽作官售賣而不遵例按斤配引輸課者功私也其潞蘆粵東西閩浙之私皆鄰境官商轉賣越境之鹽漕私亦買自天津公口岸及淮南之江甘總唯潞私有梟販夾雜其中而川私與淮北鳳潁泗之私爲梟徒自販耳梟徒之首名大仗頭其副名副仗頭下則有秤手書手總名曰當青皮各站馬頭私鹽過其地則輸錢故曰鹽關爲私販過秤主交易故又曰鹽行爭奪馬頭打仗過于戰陳又有乘夜率衆賊殺者名曰放黑刀遣人探聽名曰把溝巨梟必防黑刀是以常聚集數百人築土開壕四面設砲位鳥鎗長矛大刀鞭鎚之器畢具然相約不拒

捕非力不足也。知拒捕則官兵必傷敗，恐成大獄，阻壞生計耳。淮南以深江，孔家涵子爲下馬頭，而瓜州老虎頭爲上馬頭，淮北以新壩龍苴城爲下馬頭，而錢家集古寨爲上馬頭。大夥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爲輩，皆強很有技能。猶幸文武吏卒利規賄緝捕，不盡力。上司催促甚，則商之仗頭，取其役使數人，以鹽數百千斤解交，名曰送功。若皆認真巡緝，使梟徒曉然共知私之不能復販，則解釋仇怨，并方以爭一旦之命，其爲害豈特十百于阻壞鹽法而已哉？官船舊時受載大者三千引，小者亦千餘引，每引水腳銀一兩，一年受載兩三次，故船戶不俟爲奸而自足。今

船一載需年半乃能回空而船式如舊大船才受七八百引小者三四百引水腳如舊而埠頭之抽分較前四倍船戶所剩以酬商夥商廝而猶不足約計造一船之費五六千兩每年須歸船主官利銀千餘每船舵水數十人辛食之費并篷纜油索每年又需千餘計年半非得銀四千兩則不能償本皆取給于賣私官商夾帶加斤十已浮四益以船私比水程所載引數不啻過倍官船與私梟皆集儀徵儀徵改捆之所婦女埽其腳鹽已敷儀民之食而大小官吏皆指老虎頸爲私窩百計設禁而不知其去路知者以爲言卽獲咎于商而爲大吏所不容掩耳盜鈴事同兒

戲竈戶燒鹽售與場商而場商于停煎之時舉錢濟竈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鹽重利收其債竈戶交鹽而不得值非透私則無以爲生故商私之鹽本則浮取于大桶水腳則隱射于水程又無官課故有識之士爲之說曰鹽暢而引滯商贏而課絀然官引到岸先賣商私而船私則賣於中途又在商私之前課旣甚絀鹽官不能不誅求于商贏者終歸于絀暢者終歸于滯病勢相因莫洞其源而皆曰緝私甚者則釀巨案否亦徒增官費而無成效故曰下策善治鹽者有上中二策中策有二一曰稽查火伏一曰烙驗官船場官有火伏簿扇以查竈煎之數竈有定額一竈

一日夜煎鹽一鐵有定斤名曰火伏嚴禁大桶重利飭竈戶所有之鹽場商盡數收買則梟徒無所得鹽而私之源清矣運官鹽必以官船律有明文官先按船編號排甲量其載之所勝烙于船而注于冊載不及九分則不准開行而私之委清矣革除埠頭浮費而于口岸建鹽倉船至卽卸鹽上倉不過兩月船自載米煤等物順流而下船得倍利並以便民是雖不足以杜越境之私而官商既不能賣無引之鹽又不能使船戶帶私以代水腳梟徒無從得鹽則衆自解散是亦可以提行溢課而無滯紉之憂矣若條上策則裁撤大小管鹽官役唯留運司主錢糧場大使管

竈戶不立商垣不分畛域通核現行鹽課每斤定數若干各處雖難畫一斷不可致懸殊仿現行鐵硝之例聽商販領本地州縣印照赴場官挂號繳課買鹽州縣發照後一面具詳運司查核則場官不能乾沒正課而運司與場員俱有平餘州縣亦藉鹽照紙硃之費津貼辦公長江大河轉輸迅速民間鹽價必減于今十之五六而私鹽十一種皆輸官課課入必數倍于今梟徒化爲小販不至失業爲盜賊以擾害閭閻撥出現行課額仍歸正供酌提盈餘增翰詹科道部院司員之養廉略如同通使京職不爲債累而外放取償于所屬衝繁州縣量設公費使廉吏可以不



浮取于民而無賠累是一舉而公私皆得衆美畢具千年  
府海之陋一朝盡革六馬朽索之凜萬世無虞者矣

覆吳提刑書

棣華先生提刑閣下月前在半壁店行營承以本年直隸  
被水至重身居其官卽未能興水利要必先除水害委問  
設施之要世臣多識先達如是用心如是立志殊少其人  
閣下蒿目災黎不欲負職蒼生之幸也比以畿東畿北雖  
屬舊遊而直隸大川皆來自西南未習地形不敢據襲前  
言妄行陳說近就食大名沿途詢問目驗水迹心測水理  
用悉愚見以備採擇竊謂燕齊水患與吳越異吳越災由

於天而燕齊則造自人天爲之故害疎人爲之故害數夫  
水有源委委之深寬必倍於源乃能宣蓄以備旱潦不爲  
災害今燕齊以運河之故中地高築兩隄攔截水路使東  
隄以東之水西流至東隄根西隄以西之水東流至西隄  
根皆止而不行無所會合泛溢田畝以待滲漏而燕境西  
北又皆大山深谷縣亘盤互山閒之川知名十數諸大川  
中其源遠性悍而至爲患者漳自乾隆中南決三臺挾洹  
入衛東合汶以北迎白河白河合塞外諸水至密雲會潮  
河至通州會海淀至天津三岔河南會衛西會渾以東出  
大海滄陽出磁州東北合洛水又合泝水滹沱出繁峙東

合小水百數與滄陽會於大陸泊以北入渾河唐河沙河  
滋河源皆數百里東合爲猪龍河涑水白溝合於易水會  
猪龍以入渾河渾河由東沽出三岔河與衛白會而大清  
河寬止七八十丈上承來源盛於委者十倍其下游又被  
海潮頂阻是以雨澤稍多無不立致漫漫故曰造自人而  
害數也爲今策者惟有穿運隄爲十字河使諸大川各自  
爲委以遂其性而後可言除害耳說者謂漕運爲國脈所  
係連檣五千餘艘出一線之運河常恐淺阻焉能穿隄以  
議洩哉然糧艘惟江廣爲重笨吃水才四尺五寸若測河  
底留水五尺十字河頭爲滾水壩壩脊高於河底五尺則

水雖分洩而船仍無滯若謂十字河掣溜恐礙船行則每遇大水兩岸缺口常至十數重空銜尾行走況此有滾壩以限水力者耶山東有四女寺支河以減汶衛河至滄州境始有減河二道其壩脊亦高不能鬯洩按南皮有土名老黃河者槽頗寬深上接德州之老虎倉宜在此處開引河建滾水壩而于滾壩上下二十丈之間各建單孔閘一座使閘水交於壩下擎托減水免致跌塘有此一壩兩閘則衛河雖西合漳洹南合汶可無汎溢矣南皮之北滄州之南其間有五龍堂係九河故蹟崖岸猶存去海止數十里宜於交河阜城之間相度地勢開引河抵衛西岸或爲

通河或作滾壩而于其東岸斜對迤下處所各建滾壩一

座

必在迤下斜對者恐十字徑穿力猛

壩上下俱建兩閘以導滏陽其青縣

舊有滹沱支河入衛宜加修浚于其對岸迤下亦建一壩兩閘以導滹沱使滹沱滏陽與渾河分流又相度東安另開引渠穿白河達香河境使渾河分支自入于海則大清河所受之源無多而歸墟暢順上游郡邑不致阻遏溇潦矣至大陸寧晉二泊東西二沽受淤阻水之處前哲朱文端裴文達高文定方敏懋經理甚備稽成案以制時宜足以收效昨見磁州志載故知州貴郡人蔣擢于康熙中開渠藝稻爲利至今其事當可仿行今送一部又世臣前有

庚辰雜著四一篇專言此閒水利事或有可採亦抄送一通伏惟垂察北風告寒伏惟爲民珍重道光二年十二月初二日世臣再拜

漆室荅問

道光甲申十一月十六日余自濟南馳回揚寓永康熊兵備介茲夾濠而居余旣假西來庵以避高堰下注之水卽走晤兵備囑其告當事以部署護城之計至二十水大至而昭關壩跌翻成口大溜直趨興泰鹽阜得不入城又二日揚城人心少定兵備過問曰已卯冬在濟南讀吾子著郭君傳有十年後高堰不守之言至今竟驗吾子自濟

南馳返。又與決口之期相值。可謂灼見敗徵矣。能見敗者必能救敗。今年禍發冬仲。下游先涸。稍能容受。修復土石各工。豈能如前。若值秋後覆轍。再見淮揚爲魚。諒非虛語。然工大費鉅。內外支絀。其何術以濟此。余曰。南河所轄黃淮兩瀆。淮不爲害。其爲害者。黃貽之也。故節入長至高堰。

誌椿積水至一丈七尺五寸。僅能高於黃水五寸。以及此

難。今淮害已劇。而黃病尙未發。癸未十月。余自大名南返。過清江。詢知船務營弁連

料至海防境。卽須起剝。是黃河中泓淺處。尙不及三尺。斯民之難果必至。豈一手一

足之所能救耶。空言奚補。兵備曰。非子固無能濟此。巨觀者。其用不用。則天也。但言之何害。余曰。高堰在康熙以前。

本屬土隄。還石工非急務也。目下所急需者得錢糧七八十萬便足濟事。雖支絀尚可籌議。顧不知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今年九月間見英協揆奏結以放代盤之案。有各倉舊糧無存之文。去年吳楚大水。減運南糧。不過百萬益以和糴臺米十四萬石。僅敷明年春夏支放耳。都下翹足而望新漕。尚有暇計議堰工耶。湖身以受黃減淤底而高堰吃重。南河自鑿銅沛南岸之虎山腰爲減水壩寬四十丈以減黃漲十年以來至五月輒開放湖心積淤數丈黃水以減入湖淤身而水面擡高。故今年至仲冬而黃水不落者非水大也。河身淤高而不能落也。下游淤高則不游。著重明年大汛一至。上自邳宿下至山海兩岸千里所



在危急今日雖以全力治之病深時促尚難必其萬全加以辦堰工籌濟運務繁則心紛工多則帑絀事未可知矣故善謀國者莫如暫舉海運依余前議而行之不使人憂漕不以漕擾河灼見黃病之源大舉攻沙之策庶可期其底深溜急易爲消漲漲消則河低河低則淮自高淮高則清出有力底淤掣動可以漸深誌椿水少而堰工自固斯爲上矣不能舉此而言其次則唯有借黃以蓄清借土以濟水使全漕不誤然後可徐圖治河也洪湖水面折方百四十里見寸爲水六千萬方十三堡口門已塌寬百五餘十丈深五六丈計過承八九千方堰頂高於二河者數丈

溜勢懸湧日可減水五六寸自十二日申刻決口至月杪計十八日當可減湖水一丈堰內涸出乾地不下二三十里凡口門之上必有深槽漸遠則漸淺法當急測槽頭密釘排椿相間尺許先下竹絡繼以船載包土靠椿拋填限四五日出水斷流使誌椿仍可存水五六尺乃用好土堅築乾口補還堰身斷不可用捆埽追壓之法曠日持久洩枯湖心且還石工時又須拆埽還土滋靡帑項計椿土人工費才二萬兩耳卽沿涸灘築土隄長與堰等約高一丈頂寬二丈底寬六丈土塘約去隄五十丈通連成川以通運料一面搜挖石塊當可得十分之六工匠卽在堰根搭

棚塹鑿煮汁無須更築圈堰月壩計土隄見丈爲土四十  
方每方二錢爲銀八兩通長一萬八千丈爲銀十四萬餘  
兩合堵口之費不過與常例修石工時築月壩相等耳又  
可以工代賑惠此災黎對岸亦沿灘築隄高寬減半仿潘  
氏縷隄之意共費不過二十餘萬兩蓋湖面收窄一半則  
蓄水一尺便高二尺若收之愈窄則蓄之愈易況此隄一  
成卽遇淮水盛漲漫隄逼堰湖心之浪格於土隄其力必  
弱隄外平灘加種菱葦轉敗爲功在此一舉夫以十月杪  
之黃水尙與堰誌丈七尺相平又霜節之後桃南北以隄  
海安阜以下水皆消退唯外南北山海四廳渟緩不落是

病之所中。既深且遠。病急則治。標法宜從高家灣迤至雲梯關百八十里之內。測量河泓。與埽前誌椿較明深淺。乃相溜勢。並河槽做對頭斜壩。逼溜刷淤。或三里或五里爲

一道。除有工埽二十里外。兩岸約壩六十道。大小牽算。每道用料十全。埽守料五全。埽溜隨壩至。或守或否。不可預

定。計雜料夫土。約需銀十四五萬兩。從下游做起。勒於十

二月初十前。一律完工。又勘尋李工草間舊蹟。李工在揚

五里外北山安二廳交界處嘉慶十年曾期做草間。減黃八荒瀆河。修築引河。集正雜料以

備啓放。約需銀五六萬兩。此處形勢不同。減壩掣黃。既屬得力。又可必不成事。下減之策。唯此可行。其運河自寶應

以上秋初受倒灌者半月淤墊過半勢必議挑然議挑之費頗巨又棄淤于無用之地非計之得也法宜於寶應上下測運河底高於湖灘及丈之處拆開西隄鑲做草壩約寬七八丈於湖灘抽出河形以其土置三十丈之外高高下下以引黃淤以動帑五七萬兩爲率黃河對壩旣成間日測河俟刷深至三四尺卽於禦黃壩口門逸上鑲做蓋壩以杜掣溜入袖之害長短相其溜勢一面啓壩放黃入運緊閉運河閘洞使掣刷新淤由草壩出湖黃水出湖正溜隨河形而下其漫水平鋪遇土山外逼清水勢必挂淤不過月許運河新淤必盡入湖成灘以作緯道

十五年運淤成陸決

東岸之王家莊半月後連深至三丈積淤全刷此前三事之可證者

至明年二月於界首迤

上又拆西隄放糧艘入湖就灘行緯至草壩提入正河蓋草壩出水建瓴則清淮一帶水勢不至擡高東岸可期保固黃河循灘直注湖內界首倒漾之清水不致頂溜受淤湖內有緯道重運可以過行此之謂借土以濟水及至三月洪湖蓄有丈許測黃河之高在二三尺以內卽開放李工以導湖溜總於五月伏汛未至之前將全漕攢入楊莊以安衆志乃然禦壩此之謂借黃以蓄清仍一面招集工匠將挖起舊石六面見光拆堰到底加釘馬牙新椿逐層裨外鋪砌如法石工向係選四漆六以舊石多出之二成

融於新石而給鑿鑿米灰工料諸費裕如矣所創土隄必  
宜嚴守湖水盛漲必至秋令秋前舊石可以砌完灰漿經  
過三伏漸就老靠入秋之後或遇霖雨酌啓蔣壩三河及  
運河各洞閘總期不漫新隄蓄濟空運是亦救敗之中策  
也如是則新漕可以必達堰工可以必守唯邳宿以下是  
否有事則不敢知耳然與其潰邳宿也願潰山海蓋潰邳  
宿則穿運阻漕爲患甚鉅是以不如暫行海運專力治河  
之爲得策也兵備曰吾子此言雖陳潘復生無以易此吾  
子心乎濟物何不獻之當路弭此大難余曰不敢自秘  
河風氣儂薄當多年不舉大工始遘艱屯而聞動用無多

之三  
之說必多方阻撓於當路豈能舉乎既聞而不舉則大難必無瘳矣兵備曰天心仁愛終當有能舉之者子姑待之唯恐遲之又久爲力更難而爲效更小耳兵備去爰炳燭而記其語

錄稿畢十九弟世榮季懷大姪慎言孟開問曰如當事欲舉攻沙之策其策安在曰其要在答友人問河事優劣其詳在籌河芻言策河四略其用在郭君傳河事萬變治之不外乎此前有成書無煩贅說又問曰湖中築隄西岸高厚何以必減半曰湖西受淤尤久地身比東高雖云減半其實相平又問曰何以僅言東隄必守曰



湖西灘平。水力不能上攻。無須培築。非不守也。黃病既除。河水自落。洪澤舊境。寬不過三十餘里。今雖夾築。縷隄。湖面仍有八九十里。但能使之北。出其勢斷。無漲滿。土能制水。本自五行。圩岸潰決。浸在水內。迨其涸出。常經歲月。然土隄並無損壞。故知土隄禦溜不足。而制水則莫能與比也。又問曰。海運旣行。糧艘無用。舵水人多。如何處置。曰。西隄之外。地皆膏腴。寬窄雖難懸度。約計總不下百餘萬畝。略給棚種。隨宜安插。漫種二麥。夏收可必。一熟之後。再議開墾分界。資其租稅。以助工需。敗船爲屯。便成永利。附書以告觀者。

合註白田鋪漫口時黃水入湖淤灘寬長數十里今爲  
葦田此前事之師也

啓顏漕督

尚書閣下二年孟冬在大井行營以拙著郭君傳得微鈞  
覽遂荷齒芬誦徧察竅未望霽顏先承推轂用心真厚古  
人無以加詢知感惠今古同情嗣後由陸承宜署轉佐富  
兵備于大名兵備量移隴右世臣以母老不能遠遊回揚  
省視今年秋初負米山左以十月之杪于役濟南問悉南  
河情形竊意高堰必決家寄揚城地屬下游風鶴堪虞星  
夜馳返以十一月十三昧爽抵浦正值成事人共咤爲不

幸言中閣下試思郭君傳內所謂十年之後高堰不守及論中備言黃淮兩瀆并攻高堰之害此固較量形勢而知並非遠見獨識者也至揚卽日移寓高阜水勢稍定遂赴吳門訪誠承宣以清水洩枯糧艘必阻而倉儲未實庚癸勞呼愆憑承宣預籌海運承宣是其議而力不能任返揚未幾得閣下調督漕運之信望風怵躍仰測

聖意必爲閣下

三朝老臣事變更熟又秉節通倉深悉虛實昔有平江印川近則文端勤懇皆以轉漕治河遂使河治漕利庶幾嗣此  
此前微能紓鉅難者矣卽擬馳迎徐兗之郊面陳愚悃歲

尤迫促遣奴上謁深用歉仄節相借黃之請近已奉

駁頗聞星使臨浦與當路計議兼採蓄清借黃之說於禦黃壩內節節做對頭壩下抵平橋以逼黃溜而於禦黃壩外加做箝口壩三重外窄內寬以資鈐束想節鉞莅浦卽當會議定策覆奏安危之機實在閣下夫清非必不可蓄而蓄清機宜頗爲微妙黃非必不可借而借黃控制尤須把握若謂從前借黃重空無阻不知近日湖水洩枯黃底墊高情形大異箝口壩做於禦壩未開之前是束枯葦於淤灘之上耳壩啓溜行勢必搜根若箝壩走失大溜直入又遣對壩逼起怒湓非衝決束清卽刷塌禦壩但分掣半

溜而裡揚二廳隄工尺寸皆險。一有漫口，非兩月不能成。事無論阻，運事大，卽三百里內連檣接楫，哀鴻遍野，難免別生得失。議者必謂運河漲滿，有減壩可以呼吸，關生。然嘉慶十一年大挑鹽河，而放壩一日，卽成巨口。近修壩者，升高數尺，尤易跌塘。海安沐三州縣居民百萬，豈可再爲嘗試耶？若啟壩而溜不行，則口門立淤，蕩漾平流，沙隨水長，磨淺行緯，有似盪舟。捕捉撥船，假手胥役，其爲擾累，將徧江淮。磨淺稍久，勢必淤斷。米多必議盤運，米少必議截留。盤運則無益費生，截留則倉儲缺乏。凡是二策，窒礙實多。故爲今日計，能舉海運以專力治漕者，上也。控制黃流

以待清長而不誤全漕者次也。舊作海運南漕議近作漆  
室荅問其言或亦有當情事可備採擇者謹錄送一通以  
代犒從籌者必謂閣下專主漕運河非所轄又係新任無  
庸越俎代籌然大臣憂國無分畛域漕事若有差池河臣  
豈容坐視況阻運雖由河道而滯漕自有責成爲人分過  
非所願聞凡此全局大計閣下自有成算豈芹曝愚忱所  
能增益徒以知我逾恒又高深能容狂簡故不敢用尋常  
吉語奉迓旌節也伏惟垂察皇恐屏營不盡欲言道光四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世臣謹啟

海運十宜

海運之便前議已詳言之本爲明白易舉自本年二月奉旨飭查當事未悉底裡不事諮詢循例委員分投查看有司更縱吏役恣意封船百弊叢生擾徧濱海四月復奉

明諭勢在必行而委員不思變計至蘇撫有飭行嘉湖道查覆沙船逃匿乍浦之事船商畏沮之情可想諺云醫病易醫藥難加以本年催提糧艘卸貨幾盡擱淺數月裂滲堪虞丁柁苦累情形實爲從來未有承極做而議規舉應機制變斷非預定繩尺所能賅核謹就情事之尚可言宜者條爲十宜以俟職謀國是之君子採擇焉

一黃河情形既至此極是來年漕運舍海更無他道現在

淺沮各幫若循例截留江北將來別僱船隻轉輸海口豈不重爲勞費聞大閘以上已無重船湖水雖未能導出清口若在二閘迤下飛渠借水抽退尚可爲力查海道自五月至七月風信靡常船皆下旋北洋名爲守凍南洋名爲停秋迨至洋面通行尚有五十餘日可以籌辦一切籌辦既定乃撤各幫渡江轉至吳淞卸交沙船約中秋開行九月初可必抵淀也

一內外庫貯頗非饒裕本年緯挽盤撥封雇長短撥船糜費已屬不貲此時抽退各幫米數尙在百萬以外籌議水腳亦非易集非出無中生有之奇未能濟事卽來年



由海新漕又豈能別議開銷似宜查明節次奏明州縣  
津貼丁稅成案照數提撥以給沙船水腳如尚不敷再  
以漕項正供撥抵核明撥抵若干照減運舊章調劑丁  
稅若干此外是否仍有節省通盤籌畫方免臨事周章  
一沙船十一幫俱以該商本貫爲名以崇明通州海門三  
幫爲大尤多大戶立別宅于上海親議買賣然驕逸成  
性視保載行內經手人不殊奴隸保載行入家並非領  
帖船埠專爲莊客包稅兼及覓船并不于水腳內抽分  
行用海運漕糧既非稅貨未便責令該行保載其大額  
有船三五十號者自爲通幫所敬厚亦有船數較少而

人頗解事常爲同幫居間排解雖未必無因而求利之

心而爲人信服已久至會館劫于嘉慶初年雖名通幫

公捐實未能同歸一路董事之力棉薄各幫大戶多未

謀面似宜確訪三大幫之大戶及解事人禮致而切喻

之使之自合通幫詳議利病酌其可行者與之興除

有最苦累之事能興除之則可收通幫之心然預形紙筆便生格礙卽明立文案立該商

各爲本幫領袖其小幫領袖則由該商保充飭令常川

在館會同董事將各幫沙船花名造冊呈送有船到埠

卽赴會館掛號其是否蓬纜堅固商戶殷實堪載官槽

卽責成董事領袖等出具互結若干番與本商領狀同

送飛咨天津督收官查核至其攬載南貨或仍由保載  
行或卽出會館各聽其便蓋事當初始官民本未相孚  
又值兩次駭政之後更難家喻戶曉非得其幫內敬厚  
信服之人從容解說使通幫曉然知載官漕與攬客貨  
同一利市難期成效且大戶聽從則事有依靠解事人  
順手則浮議盡息然或誤用檢人又足僨事未可執一  
論也

一大戶之船油艙必精善者老舵水必皆著名好手莊客  
時常寫僱故富則益富船少者商本旣微生涯淡泊  
或老朽貧則益貧宜飭查明一商止有船五號以內者

非新造新艙之船不准配運以昭慎重。

一沙船攬載關東豆貨水腳長落不一口爭多寡率難平

允似宜弔取本年現寫客貨契票將關石伸爲倉石

漕解

上海人呼較明每石水腳銀若干酌量加增韓昌黎言

爲倉石

凡是和僱百姓願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錢十文增于民價尙非樂從何論核減況天津從成山西轉本爲北洋遠路乎又核明客貨折交升合之例酌加耗米該船所得耗米抵津交卸如有餘剩宜仿上年臺米之例酌減若干官爲收買既遂商情益充倉

貯

糧艘漂失米石有全賠全免之殊然皆通幫公攤沙船  
攬載客貨其應賠應免想亦必有舊章宜酌于二者之  
間由該領袖等議呈核定應賠應免仍照糧船通幫攤  
賠之例不至重累一商其應賠之米先以贖耗抵補如  
有不敷由會館議動公費于次運買米搭交

一通州經紀花戶視旗丁爲佃客人所共知沙船初載漕  
糧尤無畔岸不比關東臺灣採買招商之米該役等心  
知其無可訛索者也宜奏請輪用天津糧食行內斛手

沙船耆老以南給印斛與北斛較明盤交撥船

買賣舊例通

人每斛有錢一二三文不  
等應從其舊無須禁止

一宜飭董事領袖公議每載官漕一石酌提銀若干分幫貯館以作公費使賠補鬆倉不必著追本商或至虛懸并製官斛若干面呈請驗烙凡載漕之船各給一面到津比較招斛手若干名伺應過載一切經費以及造冊取結監收會議備辦茶飯之類皆於公費內動支每一運交竣之後總計贏餘若干應如何存留公用之處悉飭該董事領袖等妥議呈明定案以防科斂染指之弊

一都下官民除南糧之外一切食用之具無不仰給東南由糧船附載十常八九今既改河由海則向來由糧船附載各貨不能不准其卽由沙船附載以給都下是海

運一行南貨出海者較前倍蓰若一概免稅則滄山揚  
淮宿臨等關缺額全無補苴而海津兩關出入皆免幾  
同虛設關係課程爲數頗巨況沙船以載漕之餘攬載  
南貨多寡不一苦樂難均似宜給足水腳他貨出入仍  
舊輸稅至海關額徵本少新增貨稅數難預定應列另  
檔以備抵補各關缺額。

一實徵本色由海運津之州縣皆係濱海近地又在水鄉  
多船之區若短運仍用糧船則津貼仍不能免海運水  
腳勢難另籌似宜由各州縣僱船押送至吳淞過載該  
州縣卽在漕耗動用不至捐賠而糧船舵水查照減運

年分解散成案于歸次時卽行妥辦不致多出一番舉  
動然各州縣送糧船隻齊集吳淞旣形擁擠又多守候  
似宜由督辦之員核明在埠沙船受載實數酌派何州  
縣于何日運淞過載庶免積壓弊混別滋事端

以上十宜雖係粗迹然一心妙其運用十事植其胥維則  
伐柯之則亦略備于此矣

是時新撫至吳茫無津涯得此稿依仿定章海運事乃  
舉旣舉之後船商大利更邀優敘米石全無漂失新造  
大船五百餘號而督部以漕吏不便奏停前年冬有再  
行海運之信船商奔赴院司請領運者不絕十宜之議



竟似贅旒已戊申七月重校記之。

男誠孫希龐希蘭校字

男家丞

孫希

校字

三

三

安吳四種卷第四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中衢一勺卷第四

附錄一

袁浦問答

嘉慶十有三年五月世臣旅袁浦午日二鼓星使長戴兩相國按臨世臣與兩相國素無淵源而次日昧爽長相國枉顧世臣詣行館答謝長相國已招戴相國同集贊化宮長相國曰老夫在宿遷得吾子言河事書覺有把握故欲見吾子面請其詳然海口高仰水無去路其如之何世臣對曰海口並無高仰相國從何聞此長公曰制河兩節使

屢騰章奏入江境接見文武無不爲此言今日吾子謂不高仰僅一人之說耳其說亦有徵驗否世臣曰爲此言者不獨制河兩使及沿途文武也自前明中葉章奏已有是謬論然皆身未歷海口漫信譎言而爲之耳世臣親歷詳考故能堅持此說數日後兩相國往勘則持此說者便有三人也戴相國曰兩節使或未至海口文武奉差查勘必有到彼者豈自明中葉三百餘年中止吾子一人曾歷海口耶世臣曰世臣何敢謂三百餘年司河事者皆未至海口乎以其說海口高仰而意知之耳且兩相國不必俟往勘試執一人於途而詰之便知其不高仰矣長相國曰吾

兩人詢河壩官吏且數十百人皆言海口高仰何吾子言  
詰之途人便知不高仰究當詰何人耶世臣曰海口高仰  
則兩岸之失守有因其咎可薄而改道之邪說可行失守  
之獲咎輕興工之擅利厚且誰肯言海口不高仰又誰肯  
信海口不高仰乎相國不問誰何但言吾卽當往勘海口  
一路起早已廿日勞甚欲用船取水道可乎若干日可到  
彼必對曰船行中流則兩岸皆見便勘驗自浦到海口計  
程三百里風順則必不可行無風或小逆風日許便到相  
國再詰之曰船行如是之便且速吾回浦仍坐船以細察  
兩岸情形可乎彼必對曰回浦萬不可坐船無風或小逆

風寸步不能上卽得好順風亦必十餘日相國以此驗之則海口之是否高仰可以意決矣言未竟河帥上謁世臣避席兩相國問水陸難易河帥答如所言長相國怒曰下水逆風一日便到上水順風十日尙不能達此而以爲高仰天下之寃未有過于海口者矣河帥語塞次日遂延世臣同勘海口而覆奏河事頗採及末議焉

### 海淀問答

嘉慶己巳三月旣望世臣謁師相戴公於海淀公曰去年五月老夫偕長相國鐵制府徐河帥登陳家浦挑壩老未問此壩何以挺入河心河帥云今年正月開放引河頭全

賴此壩挑大溜得力使正壩合龍順手爲生平未有之快  
吾子卽言當日固以挑壩得力爲快至今日則當拆去二  
三十丈使大溜縮歸中泓不然伏秋汛至水長四五尺上  
游五十里之內北岸當有受其害者河帥默然老夫回京  
聞河水才長三尺許而北岸之馬港口決正在挑壩上四  
十餘里可見此事實有把握然焉得有先幾燭照如吾子  
者常在河壩乎且吾子言之事前而竟不見信用恐

國家大患終必在河矣世臣曰空言滋忌河患固無已時  
然尙非其大者公曰一決口災及田廬關係生民至鉅勦  
帑亦數百萬患豈猶有大於此者乎世臣曰有患莫大於

漕漕以江浙爲重而蘇松太嘉湖爲尤重其田分三等九則唯原係蘆課灘租則科則甚輕然爲數不能什一平田上則至二斗一二升下則亦斗二三升牽中起算每畝斗七升開倉收米常加七鄉懦至倍切倉開折其善堂學租營田曰公戶大小鄉官曰紳戶曾告許漕弊者曰訟戶三戶大約皆完折色其價率半於民戶軍船泊倉門前旗丁終日在倉內見官吏之誅求糧戶因挑掣米色訛索兌費以苦州縣而沿途催償員弁開壩主守知丁得重費因而誅求之以累旗丁至淮安盤糧通州兌糧所費尤爲不費旗丁累則訛索州縣益力旗丁訛索甚則州縣誅求民戶



亦益多誅求無已則訐控愈多訐控多則訟戶日增州縣  
但見漕之利遇凶歲莫肯辦災豐歲米賤而折不減良民  
之苦累蓋與凶歲不殊蘇松各處田租每畝率糙米一石  
看收成定分數大率不能過八分以折色三倍計之畝當  
輸五斗有餘加以兩忙條銀先領單後掣串無處非費田  
租所入儘敷兩稅江河日下必至墊漕賠糧田無送處而  
後已良民日窮紳訟戶日增必至州縣以收漕爲畏途而  
後已每年江浙開漕開倉者什而三四甚則拆倉廳毆令  
長官吏貪利忍辱上游亦以衆怒難犯唯求了事吏日貪  
民日頑瓦解之患漸必甚蘇燕美關河南山東征收小米

麥豆折色常至四五倍然北省畝步本寬又正供數止升  
合卽以五倍計之尙不及蘇松額征三之一民力可勝所  
謂多取之而不爲虐者也是未可以之例江浙也按吏刑  
兩部則例多言照貪官例提問拿問然徧檢例案則貪官  
本例無文及恭讀

憲廟硃諭乃知爲浮收漕糧者專立此名蓋鬻獄賣法其  
爲害止及一事一人而浮收勒折則害徧編戶而細民之  
受毒尤甚斂怨至速激怒至衆

睿慮周密如豫見近日情事故也每屆刑鑿例者旣惡其  
而去其籍近則吏之專事浮勒者自詡爲廉而浮勒日加

者上游尤視爲能載胥之嘆殆將不遠臨相曰吾子言至  
辨析令聞者哀窮憂難不可止且爲之奈何世臣曰斯有  
二術世臣前讀 畿輔通志見 怡賢親王率朱文端鄂  
文端籌辦直隸水利至墾成熟田三百餘萬畝卒之慕不  
與民爭利之虛名召民升科北人既不習水田而食性又  
宜糶糧未幾罷廢唯存文安大城數屯爲今日廢員轉身  
地耳相國果有意杜此大患物色知農事而解水脉者於  
近郊之荒地馬廩葦場相度地勢召江浙老農無業者劃  
郛開溝揀廿四旗之丁多甲少而齒稚者出之學習屯城  
後農師及營趁助力旗民學習者皆分別給田爲永業量

其所出取什四爲租額旗人半之以旗籍當有調發故特減以示優約歲入租可百萬則細核蘇松各處糧極重者大減之杭常鎮各處次重者稍減之漕項仍舊以增給軍船經費則民困頓蘇而長官運丁皆可相安無事則久安長治之盛業也若不能者則清查現存屯田力舉盜賣盜典之法反前此發價官贖姑息養奸舊事嚴水次嫖賭及隨幫索債之禁并小幫汰冗員抉倉督漕督糧道書役之弊裁沿途營緣催漕之差使丁之困於盤驗催餉與州縣之困於駁米加費者皆可少紓雖不能盡去浮勒民困庶減大半則亦小補之近功也師相嘆息者久而夜已三鼓

世臣請退繼燭而記之。

與秦學士書

易堂先生學士閣下。日昨紀綱傳諭以閑門寫節母碑。故十許日未能相過。伏蒲所言進止非所敢請。然亦君殆必大用。毋輕言出都。以誤彈冠之慶。云云以世臣之違世。肯

俗非閣下固莫能如是。垂意推挽者。然宿閣下終不悉鄙懷。未敢默默。伏惟聰察。閣下甫拔都握手絮語。以人材下訪。世臣比薦廣東知府羅含章。能興溝洫。甘肅知縣周燦。能興機杵。新疆降調筆帖式和書。能持大體。新疆放回。能巡道朱爾賡。額能狂艱鉅。閣下言朱君功在南河。而被僱

陷吾所深知。又吾子之舊居停也。其餘三君何以見知。吾子世臣謂利君素聞其任東廳時事。伉直有風骨。月前遇于友人所。與作劇談。識力具有本末。羅周皆不相識。其政事彰著有徵。是在閣下者。以人事。

君非以樹德。世臣舉爾所知。又豈有他意哉。世臣自十三歲時。卽慨然有志于用世。不肯枉已。以端其基。迨今年逾強仕。讀先聖之書。通今時之制。究生民之利病。驗風土之淳礪。凡以爲吾儒分內事耳。求爲可知。非以干祿。若謂世臣詩文追蹤先正。難期弋獲。非出于薦舉。不可。此非利命者之所慮也。退之有言。豈能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而爲。

之憂樂。世臣所學。雖未取料。看退之。然較其所得。亦頗有。不後古人者。何必與南山朝。隋者流比哉。自嘉慶庚申。至乙丑。六年之間。大興朱文正公手札十數。招取入都。而世臣株守不行。戊辰之夏。覺羅長文敏公專摺保薦。力辭。始已。辛未之秋。以不欲登百文敏公剡牘成隙。皆閣下所素悉也。豈有今日反欲因緣閣下。推朱君之轂。以爲進身地步者乎。如謂朱君習河事。受之世臣。非得襄理。未必有功。此又不然。朱君如不能獨任河事者。則世臣爲妄言。况從前在南河。與朱君相處。河事之外。三省巨案。及興革事。竊百文敏悉委朱君。朱君專倚世臣。感其相知之深。治文書。

常至分夜近年精力衰耗不復堪此朱君若果起用勢不聽世臣他去是以必欲先決歸計昨已就江蘇提刑誠公之聘五六日後便發南轅人姓租期有益于世其身雖不顯而所言得行蒼生實受其福夫復何憾且草稿百卷多切世用正欲發篋刪潤寫定副本果有名世必來取法又何忍厚自菲薄貽後世君子之指摘且以人廢言也耶自去年九月至今前後所與閣下論說及代屬辭事如公私異指以防猾吏題奏一轍以抑權臣刑兵之公費宜設西批之水利當興鹽法宜飭以防患攤捐宜禁以教廉節讀邸抄多見施用但恐有司奉行不力又或潛植根株以



弊數耳。若覆奏時區畫未善，原議官置之不問，是近日給諫陋習。原其初意，不過以一紙塞責，本無心於國。是閣下以師傅之尊，當

聖主之篤念舊學，虛懷垂聽，幹旋機樞，千載一時，而云進止非所敢請，豈所望于蕭傅耶？古大臣諍議條畫，至再至三，書之良史，閣下讀之，其以爲固執已見乎？蓋愛君之心發于不能自己也。前呈漕事一書，所關至鉅，若仍僅以上達畢事，畫地而守，則不如其已矣。耳屬于垣，閣下不能自堅，外人測其淺深，將必十議十駁。日後雖欲求進一言而不可得，時乎不再，毋令異日有寶山空手之悔，天下幸甚。

吾道幸甚束裝匆匆十一日當踵辭是日請必相待然亦恐急促不能盡意故先此覆布惟垂鑒察道光紀年三月八日世臣再拜

記直隸水道

道光二年仲冬就食直隸承宣使署調閱架存各州縣所送地圖貼說及漳河舊卷將現行水道撮其大要著於篇分畿南北東三路其西路迤南者歸南迤北者歸北先畿南者以漳水最關利害又所經道里至長也行篋無書籍可核對不能悉詳其遷徙之故矣

畿南

漳河其水勁疾剽悍遷徙無常有清濁二源一出山西平定州一出山西潞安府合於河南林縣交漳口會流東至濬縣之大邳山入古黃河此禹貢所載底績故道也自漢以後黃河南徙下流淤塞始改由直隸境入海凡有三道始自磁州邯鄲永年曲周北趨滹沱河入海是爲北道後又改由肥鄉廣平阜城東光入海是爲中道其由大名府之舊魏縣元城至山東之館陶入衛初爲中道之支流後遂爲南道康熙中北流漸絕後南道屢決而魏縣廣平縣兩城淹廢北中兩道遂絕而南道益潰敗乾隆中遂決河南臨漳縣之三臺地方南決至內黃挾洹入衛而漳衛交

滙之寶公莊河受淤衛水不暢南決內黃之袁村壩下注直隸清豐縣之潭坑地方直省乃于潭坑下開引河引水至大名縣之岔河嘴北入衛而南北兩岸河南之安陽臨漳內黃湯陰直隸之清豐大名元城南樂各州縣民田年年淹浸。

滏陽河出磁州出邯鄲永年曲周平鄉至鉅鹿入大陸泊合滏沱。

滏沱河出山西繁峙縣合雁門五臺諸水至直隸之井陘平山又合固關諸水出獲鹿靈壽正定藁城至東鹿之陸泊又合滏陽河東北由武強至交何分二股一由獻縣

東至青縣入衛河，一東北由文安大城至天津，由大清河入海。

滋河出龍泉關，由行唐無極深澤至祁州，會沙河唐河入猪龍河。

沙河出阜平，由曲陽新樂至祁州，入猪龍河。

唐河卽山西滹水，出渾源，由靈邱至直隸倒馬關，由唐縣望都至祁州，入猪龍河。

猪龍河上合滋河沙河唐河，下由安平蠡縣至安州，入易水。

易水出易州，合涑水，出定興，至容城，合白溝河，至雄縣，合

猪龍河并完縣安肅之無名小河兩道由霸州永清入桑乾河

白溝河出廣昌流入拒馬關名拒馬河至涿州與房山小水合流至新城名白溝河至雄縣入易水

畿北

桑乾河卽永定河古之無定河亦名渾河渾言其濁無定以其河係流沙倏深倏淺而名之也出山西朔平府入直隸西寧合蔚州諸小水由懷安至保安合洋河至懷來合媯水入紫荊關由良鄉固安至永清會易水至東安會滹沱又會衛水由天津大清河入海

洋河出山西陽高縣入直隸萬全至宣化合邊牆外小水東南至保安入桑乾河。

媯水出延慶州至懷來縣入桑乾河。

畿東

白河由塞外入獨石口由赤城出邊牆又入密雲邊牆至縣城南會潮河由順義至通州會

京師海淀諸水由武清東安至天津入大清河。

潮河由塞外入古北口至石匣鎮會曹家路諸小水至密雲城南入白河。

薊河一出平谷一出遵化州由玉田至寧河出直沽口入

海

灤河受塞外承德府界宜孫河熱河柳河諸水入喜峯口至遷安又合塞外諸小水至灤州由永平至樂亭入海。大清河相傳爲禹時海口然與碣石東西相去且五六百里傳聞之誤無疑又名三岔河以白河由北入渾河由西入運河由南入也然渾河又有別道可徑入海則俗以大清河由東去當三岔者近是。

直省瀦水之地有三廣平冀州之間則有大陸寧晉二洎以瀦大順廣諸水俗名南九河順天河間之間則有趙北口以瀦畿西眞定趙州定州諸水俗名北九河又名西瀦



跨淀有十二連橋爲中大道天津則有三角淀以瀦渾河  
又名東淀東西兩淀近多淤塞而土人佔種菱蘆阻碍水  
道文安大城兩縣介兩淀之間地最卑下故有破了文安  
窪三年不歸家之諺直省水患頻仍多由於此

代大名兵備富敬齋爭堵漳河決口稟戴使相

敬稟者竊職道于上年除夕將大名等四縣被漳河決口  
衛河旁洩各水成災及上年水勢直趨郡城恐掣動大溜  
害及城池并應否堵塞馮宿村決口加寬濬深豆公河各  
情形專丁馳呈中堂并抄稿稟明直督憲在案新正月初  
日丁回接奉中堂鈞諭初六日會同豫撫憲由永和田市

一帶查至楚旺鎮等因。職道旋於初八日督同該管守令馳至楚旺迎謁。蒙中堂面諭馮宿村決口以下並無河槽。現擬將正河挑復而新決口門且不堵塞。使漳河兩行各走五分溜勢。試看一年再商。其豆公河自宜加挑寬深。唯查該處向係鹽務自辦。等諭伏唯中堂熟諳河防。恭膺特簡。自必會同豫撫憲籌畫盡善。職道守土下吏。豈容妄參未議。惟是大名地處下游。上年受害實爲切膚。恭讀諭旨內有漳河關係直豫兩省民田之語。

特遣中堂前來相度。是直省災民不堪疊浸。下情已蒙聖明洞察。若職道隱忍不言。則無以上對。

聖主而下又何顏以見災黎乎職道前稟馮宿村決口之水淹及大名府附郭兩縣各村莊袁村壩旁洩之水淹及清豐南樂大名三縣各村莊其計二百數十村莊者專指現被漳衛兩河水患而言也其實清豐南樂上年被水輕重不等尙有四百餘村莊皆因袁村坡水奪占新開引河使各村莊積雨無處宣洩以致破水而肥鄉廣平各縣之水向由大名縣境宣洩亦因漳河橫決頂阻去路倒流上泛皆成巨災合而計之上年因漳衛兩河以致失收者不下二千餘村莊約計撫卹大賑脩費以及蠲緩銀米不貲二十餘萬兩又大名北境之紅花淀被漳水漫決淹及山

東之館陶等縣尙不大有若干村莊職道因本境上年麥收尙好一季被歉民力尙可支持是以今年未請展賑若聽馮宿村決口之水試行一年下游各州縣民田必又試荒一年疊浸之民次變爲極勢必展賑不但數百萬生靈轉展溝壑蒿目傷心而賑卹所費必比上年加倍公私兩困何以堪此若竟掣動大溜東北直趨貽害郡城如從前魏縣廣平縣兩城舊事職道職司守土豈能當此重咎查河不兩行一邊掣溜則一邊挂淤漳河古有三道北道由磁州邯鄲北趨滹沱河中道由肥鄉廣平東趨東光南道由魏縣迤東趨山東之館陶入衛此皆天成河槽而百餘

年來北道先絕中道繼之南道又徙至豆公河挾洹入衛  
勢不兩行已有明驗此時若挑濬正河走溜五分其餘五  
分聽由決口漫行查正河陡折向南旁有隄岸約束斷不  
能如決口直趨東北橫潰漫行之暢是水發之時大溜必  
趨決口正河仍前淤墊則挑濬之工本已歸虛糜况往歲  
袁村旁洩皆歸咎於漳河頂阻上年漳河北決衛水獨行  
而仍由袁村洩入引河至岔河嘴歸道是豆公莊一帶淺  
窄衛行不暢以致貽害大南清等三縣民田尤有明證職  
道愚昧之見馮宿村決口以下至慶豐莊六十里之間概  
既一片漫漫自數里至一二十里不等斷不能築隄導水

則必宜堵塞決口挽回正河將濬出正河之淤就兩岸舊隄加高培厚其豆公河估挑寬深亦將濬出淤土創築袁村壩一帶東西兩隄至漳衛合流之後河身如有窄狹之處一體加寬使能容受其入職道境之張二莊以下至岔河嘴五十里內河身比較下游一帶皆形窄狹查河身過岔河嘴卽寬至二十丈以外從無漫溢之事而迤上河身止寬十四五丈不等竊擬加寬五丈使與下游一律其豆公河旣係鹽務隨時挑濬此次若估明土方移知鹽政籌款歸入大丁妥辦在鹽務併出數年經費得免歲挑歲淤之煩苦想亦鹺商所樂從也唯是展河創隄經費不無礙

繁然亦斷不至浮於續辦蠲賑之數如所稟實有窒礙難行敢乞中堂明白批斥以開愚蒙而職道亦得奉鈞示以曉諭災黎矣冒昧直陳臨稟惶悚恭請福安伏惟垂鑒除稟直督豫撫兩憲外職道富祥謹稟道光三年正月初十日

記畿南事

道光三年三月直隸清河縣知縣周蓮獲牛車私鹽十八輛訊係威縣商鹽二十一輛有商廝帶同引目押車三輛前行到店蓮卽據供移提引目核驗威縣覆稱實係威縣額行官鹽引目業已繳銷殘引無可移驗請卽將所捕之

車放行濟食。蓮以各縣例有一定鹽路，不由本路，例同私鹽。又鹽尙未到岷，何以引目已作殘引繳銷，卽屬真情，亦係虛出通關。通稟督鹽兩院，布按運三司大名道廣平府，請飭認行威縣引鹽之本商歸案。威商係鹽政爪牙，吏見蓮稟卽日具呈運司。運司據情詳鹽政，鹽政據詳咨總督，俱與商呈同日總督於准咨日，立用六百里發令飭大名道押放鹽車，蓮留車不發，以無引卽私，故縱私鹽。吏議綦重，又鹽政書吏充商爲勢，要中鹽並干禁例，仍請飭商赴訊稟覆。總督飭道押放後數日，卽左遷去官。新督見蓮稟，遂將全案提省。蓮候代赴省，而新督已列入甄別案內。



撤時督撫新任皆有甄別以虛詞列案一牘常數員上列  
銜名下云或如此或如彼時人呼爲或體蓮同案一通判  
兩知縣蓮名在第二案詞云或性耽安逸或任性妄爲或  
性耽麴蘖或輿情不附任性妄爲與蓮事附近蓮到省承  
審官敦勸引咎乞恩事尙可解蓮云爲上司引咎易爲鹽  
商引咎難爲鹽商而菲薄知縣易爲鹽商而菲薄國法難  
聲色並厲問官不能屈而原案事須覆奏督臣度蓮不易  
屈而所事又甚直遂移任性妄爲之語於通判留輿情不  
附一語爲蓮之勘將三員先覆勒休摺尾稱蓮尙有應訊  
事件俟定案再行覆奏問官旣不能屈蓮又莫敢撓商遂

以平解定讞讞上督臣乃以他事劾罷之夫鹽商之勢張  
有自來矣非僅能左右貪黷已也其以廉能著聲躋顯要  
者則爲之奔走禦侮也尤力故與商爲難者無不敗然其  
斂民怨也亦甚矣夫爲民而設官顧惟商之是助而爲之  
分民怨不亦喪其本心已乎道光二年夏大名鎮標守備  
希郎阿以商刻鹽秤病民印封所市鹽移縣訊辦道府遂  
聯銜劾其擾商稟請提省鎮臣亦惟懼祖商而下石焉希  
郎阿遂引鎮臣侵餉事更數鉅公乃定讞皆謂希郎阿擾  
商實而訐長官虛遣戍新疆先于犯事所枷示三月而鄉  
民不遠數十百里千百爲輩於枷前涕泣叩頭竟疏枷

絕並議贖白金萬二千兩以資其行希耶阿亦善自飾謂  
士民曰吾雖爲若得罪然受若資是吾嗜利鬻身也遂一  
無所受民籲餽益力地方大吏欲禁之不敢懼發解時有  
變乃先期中夜遣之民追送不及多號泣街巷希耶阿人  
在下中徒以與商爲難而民心歸附如此則助商者可知  
也蓮之治清河也政事善否不可知然能持法以撓商不  
畏大府之怒其人蓋亦有足多者故備記始末使後之知  
人論世者有以考鏡時變焉

上英相國書

世臣謹再拜狀上中堂年鈞閣下己巳孟夏戴文端召世

臣侍席得親德輝。並承詢及世臣僑寓揚州家口較多。手書致阿護軍栽植寒峻。銘刻肝鬲。嗣後六赴春明白慙。荒落重負期望。是以瞻公門而裹足。亦未嘗以一紙瀆陳。非敢自外。亮蒙垂察。一昨五月十四日。有吳門友人至揚。出示閣下四月初十日通籌漕河一摺稿本。如抽退滯運幫船。改從海道。使全漕必達。來年遂停河由海運糧百五十萬石。其餘改折以資修河。足其費用。寬其歲月。諸條擘畫精詳。良臣用心。天下共見矣。反覆誦讀。誠歡誠慰。世臣嘉慶初年。薄遊海上。深悉海運之便。嗣以衡家樓漫口。爲蘇撫具奏草。不果行。因爲書以示同志。不知因何得徹左。

竟蒙採摘入奏。高堰決口之時，友人以河事爲憂。世臣比作漆室荅問一書，友人錄其稿致浦上當事，莫有能聽從者。嗣見敝鄉潘學士錫恩剝運奏稿，嘆其有心當世，因錄稿寄之。想未能遽達鈞聽，揚州去淮甚近，河道淤阻，情形見聞稍切，故知必以暫行海運專力治河爲上策。而閣下居數千里之外，燭照幾先，竟主停運治河之說，言舉世所不能言，私幸迂儒陋見，有符賢哲竊欲舉其燭火以助容光之照。上年十一月杪，世臣因江蘇誠方伯係舊居，停買舟馳往，勸其預籌海運。方伯善其說而力不能舉。及十二月望，同年齊郎中彥槐赴浦過問，世臣告以急籌海運，郎

中錄拙稿以致汪宗伯嗣于今年二月奉

特旨飭查而當事力持初議勞費萬狀漕河兩病今雖閣下再伸鴻議未知當事果能以閣下之心爲心否也夫海運之事明白易行而當事難其議者凡以海關稅額爲數較少關東豆貨登稅冊者十不二三胥吏乾沒日久恐以搭運漕糧致發此覆撫臣道員素被蒙蔽及其利害切已不能不飾詞護前故也然行之不得其術則亦誠有難焉者敢爲閣下悉陳之沙船每一州縣之船爲一幫共十一幫而通州海門崇明三幫爲大俱有船五七百號其船多之大戶性必畏事每有船數較少以人稍解事爲同幫

難解紛致衆人信服因而求利者若承辦之員稍懷自私則人心不附其操守清潔者又或水清無魚不得惠以使人之道夫海運雖少漂覆之虞然斫桅鬆倉事屬常有不能不議賠償章程以防奸弊必宜通力合作通幫分攤而幫內素稱解事之人無利可牟微言阻撓衆心便惑且本年春間事雖駁阻而上海乍浦一帶尙封錮海船數百頗爲擾累又海中自五月至七月風暴無常船悉下碇名爲守凍現值其期船未歸埠其難一也改河由海若使弁丁押船交米強人浮海實非樂從且不能移州縣津貼旗柁之費以供沙船水腳自宜仍照該處豆商成例令船商自

管交卸而經紀花戶需索糧艘爲數不貲人所共曉雖有嚴禁事同具文船商畏阻其難二也凡是二難世臣皆籌之有素策出萬全而謀之其臧則具足違殆難以與此間當路語也至于治河之道尤須方略嘉慶十年之後歲費千萬閣下莅浦時所目擊費用非不足也是時猶云爲漕事牽制至如上年減運三分之一催餉從容似可稍治河病而反致決裂至於東河並無漕擾而自嘉慶十八年以至道光紀年潰溢四出歲月非不寬也是故河事興衰專係人謀工拙稽之前事斷可知矣世臣愚昧之見欲舉海運必遴派公正通達人員至上海訪明三大幫大戶及



事爲衆素信服者禮致而告之使之自合通帮詳議利病呈明該員由該員稟請大府議定入奏卽立該商等爲幫目一切取責成焉天津收米之時不用通州經紀人等卽就近調天津各糧行斛手按日寬給飯食飭令應差查買賣舊例過斛人有錢二三文不等宜聽其舊不必禁止奏奉

俞允廣張諭示則商情踴躍而行無窒礙矣無論新漕事在冬底辦理從容卽現在滯運幫船正在凍期之內文書往返無慮匆迫若其治河機宜情態萬變非可言悉世臣舊著河事各文潘學士皆錄副本從前百文敏黎襄勤多

所採行無不立著成效或有反其道而用之者亦卽自貽  
伊戚浦上父老皆能言之閣下若不弃芻蕘就近取觀或  
有可備採擇者如蒙鈞裁察核喻知當路使之內外一心  
將見百廢具舉又非但河漕一節之立臻平成已也若任  
其泄泄誠有如鈞指所謂稍事拘泥則其弊不至不可收  
拾而不止者世臣雖草茅伏處原其利害實亦切身故敢  
錄漆室答問舊稿附敝鄉沉廷桂上舍赴試之便囑其轉  
呈臨楮皇恐伏惟垂鑒道光乙酉五月十八日世臣謹狀  
上。

讀昌黎集書後

道光乙酉仲冬既望覓食渡江踟躕舟中不自賴步荒市  
得昌黎集首尾微有漫滅晝夜誦之察其筆勢生動矯異  
與弱冠以前所見大殊既卒業因書其後曰退之讀鵝冠  
子至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而悲之退之  
議淮西事得情勢庶幾一壺之用矣然駟馱殺鄧析而用  
其竹刑袁紹敗於官渡曰無顏復見田豐殺之而後入是  
故用其言而有功則懼人之居其長也不用其言而致敗  
則又懼人之形其短也烏在其以失船而貴一壺哉以予  
所聞近世事惟故相阿文成公持節堵青龍岡工副將李  
榮吉以爲進占得占太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

防陡蟄文成斥其撓衆急趣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爲榮吉謝公相壩實未穩固榮吉不敢以賀公相故離工致疎虞督土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壩蟄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昇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溼衣以

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震无咎者存乎悔蔚爲宗臣豈不宜哉退之又云命與仇謀亦文家形容非事實果退之而謀命於仇也則不爲前言也已

宣南答問

道光六年三月十八日春闈事畢謁朱虹舫閣學於米市胡同閣學曰吾子精熟河事張芥航往南河閱視海口單銜具奏請改河道而不改海口以北隄爲南隄須餉三百餘萬可於大汛前趕緊完工

主上已調芥航爲南督前往辦理吾子以爲何如余躍然曰張公真豪傑南河得此人犬難庶其有瘳閣下可速出摺稿快讀之閣學曰未見摺稿有摺差賫至手書略謂自安東東門工起至龍王廟皆改北隄爲南隄仍歸入舊海口隄外平地低於現在河身丈五尺再挑河槽丈五尺便

有三丈建瓴之勢可以掣溜倒跌將安東以上七八十里受病高仰之河掣深則黃水落低而禦壩可啓湖水鬯注八河高堰自不吃重云云閣學曰吾子視其說行之可必效乎余曰其說難行閣學曰其說難行何以爲豪傑余曰張公初歷其地往返間未悉情形及漕規估算故其爲說如此然所見絕人非豪傑不能及如醫師見症已真唯立方尙未穩洽耳今旣調任南督諮詢考核必能斟酌盡善矣閣學曰以吾子策之如何余曰南河自十八年春築圈堰於清江大溜被遏二十年春鑿虎山腰減壩於徐州分洩盛漲而清黃交病至道光四年冬禍發高堰禦黃壩外

河泌深不過四五尺。若其時於高家灣以下至北沙百七  
八十里之間趕做束水對壩數千道導溜攻沙。尙可救藥。  
無奈上下泄泄。又經一載之久。河淤更厚而堅。淤高則隄  
卑。隄面子堰單薄已甚。非對壩不能逼溜。一用對壩便恐  
擡水成事故。此時言治南河。除以北隄爲南隄。別無善策。  
唯北岸六套以下。隄外皆葦灘。老根盤結。挑挖旣屬不易。  
且難爲跌崖。刷寬倪家灘以下。隄裡隄外。高低益減。未能  
必勝舊河。卽以挑深新河。丈五尺寬三十丈。長二百五十  
里。計之河面三十丈。河底二十丈。牽算二十五丈。見丈爲  
土三百七十五方。每方三錢。爲銀百十二兩零。見里爲銀

二萬兩零二百五十里須銀五百萬兩零再創築北隄須

取伏淤真土重水層礮底寬十二丈面寬六丈高二丈五

尺地勢離隄愈遠則愈低故隄高須如此數見丈爲土二百二十五方方價亦

作三錢見丈爲銀六十七兩零見里爲銀萬二千一百兩

零二百五十里又須銀三百餘萬兩共計八百餘萬無論

調撥甚難且大汛指日經臨一興大工錢糧人夫無暇他

顧萬一變出意外恐致盛業中阻又道里太長中多集鎮

遷徙繞越皆費措置故其說爲難行也然禦壩不啓非唯

公家生盤運之費丁柁受阻滯之累南北貨物少通流之

益已也全淮之水滙於洪湖以注淮揚下河各州縣必虞



澤國官民並累將無盡期。夫清口所以倒灌者以太平河淤厚底平。唯爭清黃水面高低以爲出入。河事旣至斯極。物窮則變。現今北沙以下。河仍深通。其迂回太甚之處。業經大府據潘兵備所請。開挑引河。逢灣取直。發帑興辦。諒可不日完工。以資暢注之力。其北沙以上至安東八九十里之間。河身本寬。隄岸亦高。尙可設法。唯自安東以上至高家灣。受病至深。宜就其地。改北隄爲南隄。查高家灣正去中河西隄不過二里。中河寬五六十丈。水深二三丈。以中河河底與黃河河底相較。總低二丈以上。於雙金闕下。刷隄以達鹽河。鹽河之寬。狹五六丈。前年欲放減壩。測

量壩下低至五丈不敢開放是其地勢比中河更低誠可  
借作河身中河鹽河皆有遙颺卽留作縷隄而於其北二  
三里之外另築大隄導至安東東門工歸八舊河其中不  
無尙須展寬浚深之處然較之安東以下生開河道則減  
省十七八矣計其程途不及百里築隄之費不過一百二  
三十萬又中河鹽河皆逼近黃河北隄近者里許遠者五  
六里卽擬築大隄內之地二三里其間雖有居民並無集  
鎮且在河灘不當水路願遷者厚資之田畝則以舊河身  
撥補不願者聽之隄壓控廢田畝價買撥補分別妥籌就  
黃河舊身移太平河口於李工卽借其工以爲禦壩使清

水出湖湯湯東注至三十餘里地勢比之五道引河北口  
高低相懸勢無可回放水之後新河水面落低可丈五六  
尺清水乘高注之卽遇盛漲亦萬無倒灌之理矣先開劉  
老澗放中河水入六塘河乃截河築隄挑挖引河頭移中  
河口於張家河包家河之間河身約二三十里移鹽河由  
南六塘河入總六塘河移雙金閘於崔鎮以通左營料東  
淮北鹽斤其河身現完好稍爲浚淺便敷浮載是漕料鹽  
三者皆無阻碍不過糧艘出太平河入中河增挽行數里  
或至十餘里耳約計資遷翼地及在安東開引河接鹽河  
尾挑上下引河頭挑還中河並情形較險之處預做防風

亦不過七八十萬寬爲籌備得三百萬各工皆臻充裕如是則黃河南岸有隄兩道而舊河身淤堅有如平地清江淮安永絕河患湖水建候必復七分刷黃舊制則淮揚不受放壩之害而高堰安枕矣然而大汛經臨止隔兩月估工撥餉斷非汛前可以集事此時只宜嚴督工員加緊防護一面確估請餉務於白露以前解貯河庫一過寒露立即調派又於安東以下河身相機估做對壩數十道至陳家浦爲止或有應須切灘引溜之處一并估辦俱於霜期開工勒限長至前一律完竣農事早畢人夫易集寒凍未至水碓應手若謂回空糧艘斷不便再留河北卽於寒

之前催集楊莊一交寒露水落質清卽啓禦壩借黃南下  
不過十日趙進禦壩運河之留淤無幾然禦壩後確勘興  
挑老淤並藉滌除俟各工俱竣測量安東以下河身刷深  
若干相度溜勢加做挑壩於來年桃汛之初開放新河下  
游各壩得新河大溜衝刷更見得力又於上游受病稍輕  
處所加做對壩節節逼之犬汛之前漕船必可全渡則上  
下各壩不必再行議守果舉此策亦可爲必世之計也閣  
學曰僕承乏史館十年近又總纂溝洫志於河渠公牘尋  
覽始遍未有如吾子所言之切要明晰者卽日當以吾儀  
意作書告芥航芥航爲人褊魄力而胸懷空洞必能擇善

而執者也。予謝不敏而退都。下諸公漸聞此說，紛來沓至。口難縷陳，故筆記之，以應問者。實四月朔日。

北沙卽海防廳所轄之馬起營工。一名大寺，與北岸雲梯關相值。西至童家營六十里，東至陳家溝五十里。集鎮人多，遷徙爲難，勢不得不繞越之以行河。然河道迂曲，則有坐灣頂溜之處，故措置不易。太平河自東壩達禦壩，平直如衡，而低窪之運河緊當束壩之下，故禦壩外一被黃水頂阻，清卽退回，折下運河。黃勢躡後，故倒灌甚易。雙金闌在中河東北岸，下有引河引水入鹽河，以運左營正料。淮北鹽引在高家灣下，廿里楊莊。

七十二里中河廳所轄 現在河灘居民甚多故不願  
遷者不必相強 隄壓者創築新隄田畝被壓也挖廢  
者挑挖新河田畝被廢也 劉老澗在仰化集西北七  
里宿遷縣東南鄉地有封土滾水壩 崔鎮在雙金閘

西北四十五里在中河北岸東北至總六塘河二里許

新隄裏外須照例留出裏四十丈外六十丈以爲栽

柳取土及兵夫耕種之產故買地價須寬計 此係在

都發策未悉河泓深淺灘隄高卑塚牛虛實故要期于

霜後若在上親加衡量未始不可于汛前趕辦也 此

所謂禮言其極黃水過高則非借黃不可若高低祇尺

許則于禦壩外加做順壩東壩外接長蓋壩黃溜北去清勢擡高自足禦黃無倒灌之患并不須借黃也。改河成于彭家馬頭等處建通船單閘涵洞各一座下挑引河分引清水入舊河槽至菱陵下刷隄以達東坎之便民河直抵八灘五案則右營蕩尾正料可由內河行走清水小弱則閉閘開洞漕料可以兼濟上下兩段引河工程亦不甚大而公私利益無窮將船營分爲三汛一留右營之外河一留右營之內河一留左營之鹽河長年運輸永無失耗霉變之患。

是年亡弟季懷同赴春明僕著此文季懷卽爲加注



第後季懷先回南未幾物化錄此曷勝悼痛世臣記

跋李紱書齊蘇勒覆奏淮揚運河摺子後

穆堂先生以淮揚運河淤墊隄與高寶兩城平議開新河於運河之西以挑河之士別築西隄則東面有隄兩道河身淤實如山可保不潰其議確鑿可施行蓋西隄外之湖灘與東隄外民田高低略同比之河身低且丈數然以行之今日則上游宜展至清江迤上之五孔閘由護城河抵昭關壩合於邵伯湖以下之瓦窑舖惟新西隄臨湖宜做內外各五收大坦坡加栽菱蘆以護隄身不必再做石甃免致年年糜帑黃浦白田舖兩雙閘卽留爲減水入舊河

之路則寶應以下之下河田畝仍可藉其灌溉爲費雖鉅  
爲利甚大而可久然亦必先能治黃使不倒灌其效方見  
然卽有能治黃者運河身窄淤堅非水力所能盡刷仍須  
大挑而東隄突險故此策在今日爲當行也余往來南河  
二十餘年所見以謀非已出寢而不用致誤機宜者數矣  
不謂敏愨賢者乃開其先掩卷三嘆愚見有與李公稍異  
者逐節註明之復題其後以歸默深默深網羅近世有心  
世道之文至夥而河事尤所注意得李公此文使余質其  
是非故與爲深言道光六年四月七日

山東西司事宜條略

山東藩署在西城根臬署在東城根  
故藩曰西司臬曰東司與各處稱謂

相反

道光七年四月小住吳門邵陽魏君默深見過述新任山東承宣賀公之意代詢東省治要答之如左

周公告魯公以治魯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齊桓公問如何而可以勝民管子以爲非君子之道故記有曰聖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邱陵大樹人解衣止息其下以爲期約者可知也又曰周鼎著鼠以馬履之惡其不陽鬱者不陽也故爲政之道務在自勝以通民情而附民民附則從令而不陽之行遠不可知之政除已當路以不可知爲政求鬱民也久矣而山東爲甚山東民氣最淳朴又飢渴易爲

飲食從前州縣有稍治民事者其去任也無不扶老攜幼  
扳輿舖飲垂涕而餞之則其致結隊上控騫越赴都者可  
知也嘉慶之末山東疆吏以救弊爲說嚴盜賊之條加越  
訴之科而其風更熾近年頗飭吏治不專事芘屬以虐民  
而告訐遂爲少減是亦民不可勝而易治之顯證矣予以  
己卯庚辰間就食伊土略悉梗概故條列數事以備採擇  
所言平平無當遠略況事隔數年與現情未必符合聊自  
附於俗變相類議卑易行之次云爾

一宜審定缺分肥瘠使調劑派撥均平以息物議也上游  
舉動難保無誤所屬持以爲說若應時改正所謂更也

皆仰或謂用下持上有關政體必欲遂過以勝之於是  
不公愈甚物議滋起極力周旋太阿倒持山東前事如  
斯頗夥查山東舊有十七大缺今昔情形互異如膠州  
利津本上缺而變爲中臨清滕縣且變爲下容成本下  
缺濰縣卽墨本中缺皆變爲上而胥吏仍照舊案攤派  
苦樂不均日滋墮瀆又霑化福山昭遠新泰蒙陰嘉祥  
鉅野舊名七大苦缺免派一切攤捐仍每年每缺派鄰  
縣協濟辦公銀二千兩嗣以議提節省歸於藩庫準該  
七縣以空批抵解司案有議提  
節省卷可查後以各州縣批解節省  
不足停撥最後并一制仍攤捐款該七縣益至無措日

增新廳該七缺中新泰鉅野得項較多而新泰差務兩尖一宿甲於通省鉅野爲教窩盜藪辦公之費數倍他屬凡此前事之師核以現在情形推類可求應請逐細察核詳定新章俾派撥平允而調劑亦有準則

一宜查禁司書弊竇以紓官困也司書訛索州縣情狀百變其小而顯者如送到冊結以註語不符冊式不合及挖補未蓋印信此層尤多司書捏換等情駁換迨遵駁重造又尋

別端再駁卽繼以查取錯誤遲延各職名多方恫喝必飽其慾而後已又如量地丈桿部頒碑式不肯摹發嚴飭造送請驗及差送候驗則捺攔不行來差候久潛回

又復飭提種種罔利屈指難數蓋上司官以察屬爲職必禁有司之侵

帑剝民尤必先禁書承之剝官所謂治自內始也州縣重困非取攜于庫藏卽取償于閭閻司書苛求亦困州縣之一端也應請逐細查核刊發成式俾各屬有所遵循司書不能上下其手至借給籽種一案山東從未實放請提歷前屆冊籍查核放至累萬收不及兩民卽無良何至如此皆司書勾串不肖州縣稟辦分肥殘廢兵丁一案盡係司書乾沒以

國家有常之經費填官吏無厭之谿壑凡似此類必應截

斷衆流。

一宜督屬清釐案件及自理各詞訟依限結正以達民隱而崇政體也山東訟風素熾然隸臬司者十之一二隸藩司者十之八九故省例于

欽交部交案件每月撫部及藩臬兩司各奏結四五案謂之月摺良由州縣專以錢漕爲意於聽斷大都怠慢而佐理之友更多不諳條例玩視民瘼雖雀角細故常至拖延歲月迫成上控上控則發回本縣又迫成京控京控又發回本省委員與發審之友商同置之高閣每有原告瘵斃押店具文銷息積習至牢交惡彌甚及征收



錢漕時紳民連名控訴輕則發府重則提省原被數十

百人拖累經年官民兩困山東條銀加耗本不甚重

錢收錢百八十餘文完正耗銀共一錢一分四釐又有庫戶書及門印釐頭在其中官餘無幾漕米雖

重者至兩斗八升完一斗輕者亦兩斗四升完一斗然

正漕每畝不過升許連浮收之數不過三升民力尙在

可勝非蘇松之每畝正米至二斗許浮勒及倍終歲田

中所收或至不足償官稅之比也官除兌費每石七錢

又道府漕規倉費及漕後盡情諸費每石攤銀三四錢

之外每漕一石尙可贏餘銀兩許其漕少之處則取

于捲零無漕州縣則有集頭規費及落地稅除七大苦

缺自非揮霍性成與積累夙重者辦公儘有餘剩故東  
省官之受累必以訐告條漕而訐告條漕之源則以平  
日不能受理民事以鬱民氣上控之後曲意拖累以積  
民怒于是二棍徒乘閭閻鬱怒之氣出頭訐告條漕  
合屬良懦斂資以助之故棍徒訟雖不勝而所獲已多  
且得美名于鄉里而上游不明爲治之經以爲條漕加  
耗關係通省羣謂刁劣梗令必欲以嚴法勝之眞大誤  
也應嚴飭各屬盡心於戶婚田債各細件迅速結正以  
杜訟源使民情歸附則輸將踴躍而新虧可息舊欠亦  
可以漸籌補矣

再山東鹽商多係無賴子弟認岸行銷捐課不完以挾制有司絀課才數十百兩而鹺使彈章一出常開缺至三五州縣及其賠課開復受累已深虧空之源此亦其一孔也又東省有城工銀百五十餘萬兩交商生息以爲逐年修城之用而本利無償至通省無一完好城郭以地方集腋之項繼奸商之富可謂耗財于無謂矣又司書捺案不行

嘉慶十四年恩詔豁免穀石至廿四年尙未辦出庫項轆轤各科分承竟有銀已上庫歲餘而委提尙絡繹道路者

已卯七月予人藩署查出示革兩書有案

州縣填解大批送院掛號有遲至

四月尙未發司者東省批解錢糧例先期將解役姓名銀

數日期通稟竟有虛發一稟久久不到及嚴檄飭查該州

縣茫然不知者

已卯冬經手此事至七八次

文東西兩司賞識各殊西

司以批解踴躍爲上考東司以斷聽勤能爲上考自非撫  
字催科之長備于一人則東西常至齟齬上游俱秉公直  
而所屬漸成畦町此不獨東省爲然而東省爲甚

書喬徵君紀事文藁後

右寶應喬介夫徵君記其先侍讀與靳文襄爭下河開大  
河事及侍讀被議始末稿本文義明鬯書字秀質近世聞  
人罕能至此可珍也楚楨於鄉先進軼事網羅無所遺失  
旣得此稿裝池以示子徵君在雍正初以諸生被

召稱

旨同徵者或至卿相而徵君以老病辭歸是非以私怨肆  
爲汗鱗者大凡功名之士欲有所樹立於世而爲權要掣  
曳隱忍就事常有至得罪名教者矣唐應德之於嚴嵩靳  
紫垣之於明珠君子按迹原心不得不傷其所遭也文襄  
著功南河以其友陳潢陳君嘗手書東去只宜疏海口西  
來切莫放周橋之句於潛庵周橋不放無所用開大河於  
下河矣則是役之不出於陳君意也明甚仲瑛以賄啖侍  
讀且指淮揚兩郡之田以章其賂文襄箭在弦上或未領  
知而徵君特書仲瑛爲陳君母舅是以此畫疑陳君也世

所傳沿河方略出陳君身後其言得失相半文襄之始也急於求功繼則恐敗其成置下河於度外乃其本意子雅信陳君曾於郭君傳論詳言之自文襄倡下河形如釜底東西並高而三河六隄之說起待讀所爭乃三河之一耳以至於今謬說相沿減黃入湖遞減入下河委七邑爲全黃之壑而猶不足卒至洪湖淤淺高堰漫決府百萬爲魚之獄文襄其得辭作備之咎耶至謂文襄無奈公論始議開海口以洩壩下積水按壩下直東范公隄外淤灘高于隄內河身文襄之說原非虛妄然直東北之射陽湖蟒蛇河旣寬且深實有建瓴之勢能消壩水不此之謀而徒以

大河可駭之論自來物議湯文正又謂開海口一尺民受一尺之益勦里巷之談絕不身親心測俱不可以言智河員以辦工爲利藪講張爲幻愚弄上下其來舊矣所賴士君子定力主持以破邪說而居其止受其害又績學敢言如侍讀者尙不能研究地形發救時之策無怪近日高寶士大夫竟以長年放壩爲得策也矣楚楨其礪片石以廣其傳並附鄙說以質天下後世之有心河事者侍讀名萊字石林徵君名崇脩字念堂別字介夫侍讀之季子也於楚楨爲四世外祖道光七年正月廿二日

儀徵相國爲寶應劉台斗傳載其議河事文有云謂之

射陽湖則必如益如盆，斷非如溝如渠。按射陽湖本寶應地，今屬阜寧。湖身長二百里，寬五六丈至百丈，不  
等。何嘗如盎如盆耶？劉君住址去射陽不百里。時鐵梅  
庵爲制府，乃劉君座主。劉君藉論下河事宜，以招物議。  
相國博學切究，相距才二百里，又曾任漕督。射陽乃其  
標境，而持論如此。諺云：一步不到莫言龍亮哉。

別家誠  
孫希廉  
校字